

33797



16259

6
18

第三十冊

藝文志

卷七十六疏

卷七十七贊頌銘策

論辨考傳

卷七十八序跋

續河南通志

續河南通志卷之七十六

藝文志

疏

特舉賢才疏

竊惟詹事官僚翼導

儲闈職司綦重臣以疎庸謬忝端尹夙夜孜孜深懼曠

官仰惟

皇上學符姚姒道繼羲軒

聖德神功頌揚難罄大綱細目備舉無遺

論教之道盡善盡美史冊所載亘古無倫

皇太子睿哲性成德修日懋臣自媿樸魯何能仰贊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六 藝文志 疏

一 高深惟思古之賢臣以人事君圖報

天恩計無逾此乃臣交遊既寡聞見復疎聽言而觀行即

事而察心彌覺知人之難恐蹈妄舉之罪反復詳愼

不敢自輕茲於臣素所知者得一人焉敬為我

皇上陳之原任翰林院檢討轉直隸大名道副使丁憂回

籍河南登封入耿介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冰蘖

自矢家居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與臣舊為

同官相別多年聞其造詣精進心竊嘆服今雖年逾

六旬精力尚健老成宿素罕見其儔適者

皇上念衛旣齊之賢復其原官仰見

皇上愛惜人才不忍遐棄凡有寸長誰不思奮臣才具最

恩遇過隆豈敢竊位蔽賢自昧舉知之義謹冒昧上

聞尚蒙

鑒臣愚誠將介徵取來京

賜以引見可否錄用自有

睿裁非_臣之愚所敢妄議也如_臣言不謬伏祈

勅下該部議覆施行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請開歸德水利疏

國朝陳弘謀

爲請修緊要溝河以弭水患以恤災黎事竊照豫省

歸德一府在省城之東南所屬商邱夏邑永城等縣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六 藝文志 疏

二

地處窪下上承開封等屬之水下達江南宿州等處

舊有之河口漸淺窄每過夏秋雨水畧多河不能容

水漫平地卽成水災歷考從前自乾隆四年至今乾

隆十六年計十三年之中歸郡九州縣成災者八年

歉收者三年中等有收者一年幾於無地不災無歲

不賑現在倉穀空虛有止貯穀百餘石及數石者連

年給賑皆出遠處撥運卽使今後設法備貯而時有

災傷有借無還倉貯仍歸空虛小民年年望賑風俗

亦漸刁疲矣先經前撫臣碩色奏請疏通河道續經

撫臣鄂容安逐處相度奏請豫境淤淺之處次第開

濬多挑溝渠以資容納近年地方官督率小民開挑

小溝頗多只緣下游江南宿州境內之梁家橋翟家橋河多淺窄又有砂壘阻遏尾閘未暢徒開上游亦難宣洩且恐倒漾爲患是以未卽興舉臣到任查勘災賑所到被災地方就其水到之處得其受災之由歸德一郡之水均由永城以達江南臣由永城縣直抵江南交界之宿州等處閱看豫省河流去路如宿州境之渦河一道業已深通直達淮河從前阻塞之巴溝如梁家橋翟家橋等處業經河臣高斌題請動項挑挖另開越河改寬橋座巴溝之水出濰河以入洪澤湖經部議覆奉

旨允行現在興工疏濬則江南下游業已通暢豫省歸德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六 藝文志 疏

三

一郡之水不患尾閘不通惟患中多壅積正宜及早開修以廣宣洩臣一面將豫境溝河何者應歸民修何者應歸官修委員分別勘估一面先將查估緣由恭摺奏

聞在案今據布政司富勒赫具詳行據委員等逐段查丈分別民修官修估計具詳前來除商邱之沙河陳梁沙河夏邑之毛家河岐河虞城之永豐河惠民溝夏坡河橫河永城之包河澮河或係支流小溝或止閘斷深淺工段無多均令地方官督率民力挑濬外其商邱境內之豐樂河自朱家雙廟前至夏邑交界之响河止計長二十四里一百五十四步零夏邑境內

之响河自商邱縣焦家莊起至永城縣交界之巴溝河止計長六十七里二百七十步永城境內之巴溝河自夏邑縣交界朱家橋起至梁家橋江南交界止計長九十五里三百二十五步均爲該處受水洩水之幹河河身均係淺塞急宜挑挖寬深非民力所能勝任又商邱縣南門外有古宋河一道下達江南之渦河河身淺窄紆迴宣洩不利以致西來諸水均滙積於府城內外常年不消應於古宋河東西附近城壕處各開引河一道並將舊有古宋河挑挖寬深以資宣洩保護城池地畝並添設板橋三座永城縣加稻護堤一道以上各工共估需土方工料銀六萬六千六百餘兩查有續收之輸工銀十萬三千餘兩前撫臣鄂容安奏准存貯留充地方公用如蒙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六 藝文志 疏

四

俞允請於此內動支查商邱夏邑永城皆今歲被災較重之地一入新春加賑已畢乘此將緊要工程接續興修災地貧民得以趁食工程亦可速竣統責成知府陳錫輅督率監修再委道員往來稽查仍令藩司另造工段土方工料銀兩細冊咨部查核再所開各河內惟永城巴溝河爲諸水咽喉此一帶地勢本窪所有挖河之土卽於兩岸築堤倘遇上游水多下游一時難洩聽其稍爲停蓄水小之年岸卽爲堤水大之年以堤爲岸均不致於四溢爲患仍開涵洞以洩溝

水其築堤之費不必另請開銷惟堤外之河灘地畝久已承糧今既開河築堤堤內之地可無水患堤外之灘地難免受淹永城之民頗有藉名求賑之惡習請將堤外灘地額糧豁除聽民種植蘆葦等類將來如水漫堤根河灘被淹亦不報災庶免灘民年年希冀報災請賑也其所挑之河所築之堤均責成地方官分段交與有地之戶年年挑挖修築每年於春融之後夏汛之前委員會同地方官查明出具河無阻淺堤無殘缺印結通報庶河堤長保無虞幹河既通凡近河受水之處均可多挑小溝洩水入河歷來受水之區可以免於災患較年年報災給賑所省實多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六

藝文志

疏

五

於民大有裨益而夏邑虞城兩處城垣傾圮已久急應修築因積水浸泡不能施工今河溝既開水漸消涸可以次第修築倉貯缺少亦可設法籌補歸德一郡之民永沐

聖恩於無既矣謹繪圖說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訓示施行謹

奏

摺奏歸德水利善後事宜

國朝 蔣 炳

一已開各河宜歲加修濬以防復淤也查商邱縣之古宋河豐樂河夏邑之响河永城縣之巴溝河皆係

動帑開挖爲歸屬最要緊之幹河其民修各工如南
邱之沙河柳梁沙河夏邑之毛家河岐河虞城之永
豐溝惠民溝夏坡河橫河永城之包河澮河皆各縣
之幹河俱經奏明疏濬若不加歲修則水過沙停年
復一年必至仍舊淤淺前工廢棄應于每歲春融之
後動帑興修之巴溝等河飭委專員會同該地方官
逐加查勘其民修各河卽飭該管官自行確勘凡有
堤岸殘缺河身淤阻卽一面報明該管上司勸用民
力隨時修築務使河身益加寬深堤岸一律完整取
完工日期及並無捏飾印結申報委驗備案如有應
修不修因循欺飾致隳成功卽行叅處

一歲修工程宜預定章程以資民力也查巴溝等河
因淤阻年久工力浩繁今動帑開挖成功百姓咸戴
皇仁如同再造嗣後歲修自應積用民力但不立定章程
誠恐臨時推諉應令地方官查明其年分某河某處
泛溢某某等處村莊被淹共成災地若干頃畝今修
築某處河道原爲某處免淹沒之患應係某處村莊
承修逐處查明計畝分工明立檔案並將某段工程
應係某村莊管修之處預爲分定界址將來遇有
某處淤淺或某堤殘缺卽令從前某處被災村莊按
地出夫濬築擇其老成明練之人督率料理在各村
民各爲身家之計自必踴躍赴工不致推諉其一切

民修各工俱照此法辦理通飭遵行可垂永久
一未開支溝宜以次修舉以期盡善也查商邱之豐
樂河夏邑之响河永城之巴溝河名雖各別實係一
河而河旁之支溝不啻數十道或因民心不齊或因
力難兼顧尚未疏濬卽商邱之沙河陳梁沙河鹿邑
之黑茨清水等河而外亦各有水道支流一時未及
兼營者應令各該地方官乘此幹河已通宣洩有路
之際再將通縣小溝窪地細加相度何處應再行挑
挖何處另鑿新溝以漸興舉因其舊形補其缺畧則
一二年間自可愈收實效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六 藝文志 疏

七

窪積水之處及河灘處所不能樹藝五穀者民間豪
強之家多栽蘆葦蒲草于河身淤淺處間築土埂以
捕魚蝦雖水濱自然之利但因此小利多致阻水不
能迅速暢流反爲上游之害今歲如商邱之陳梁沙
河及永邑之包澮二河凡有蘆葦已酌量挖除捕魚
土埂悉令挑平第恐日久復萌應令地方官嚴申禁
令嗣後凡係新開河身總不許栽種蘆葦蒲草亦不
許築埂捕魚以阻水道每至三月及五月務須遴委
專員清查二次違者卽行懲處仍令開挖淨盡以
期保護河渠不致淤阻

請留溢穀以裕積貯疏

國朝 阿思哈

爲請留溢穀以裕積貯事竊照豫省常平倉穀於乾隆十四年議准以二百三十一萬餘石爲額所有溢額穀三十五萬九千餘石行令糶價備撥除陸續糶穀二十一萬餘石外現在尚有未糶穀一十四萬餘石因市價平減未經糶竣查豫省地廣人稠界連七省儲備本境協濟隣省糧石不嫌其多臣檢查舊案乾隆二十二年二十六年豫省被水兩蒙

聖恩特于湖北江西山西共撥穀一百五十萬石碾米運豫以資賑糶災民得以接濟伏思地方水旱不能保其必無若本地之倉貯稍盈則隣封撥運自可減省且豫省常平額穀及勸捐社穀每年青黃不接之際出易糶借若秋收稍減往往不能足額臣與藩司遂加商酌與其將溢穀糶賣設遇需糧又費另行籌濟不如停其出糶以備緩急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准將前項溢穀一十四萬餘石照舊存貯各倉免其變價仍與常平以及社穀通融出陳易新似有裨益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理合恭摺

奏請伏乞

皇上

聖鑒訓示謹

奏

請府倉改歸首邑經理疏

國朝阿思哈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六

藝文志 疏

八

竊照州縣設立常平倉額貯穀石以備緩急之需每年青黃不接減價平糶秋收豐稔買補還倉不許派累里民此定例也豫省州縣倉穀之外各府又設有府倉貯穀自一萬五百石至二萬石不等原以備州縣倉穀之不足民食有關多多益善乃行之日久遂成知府之利階爲州縣之積累查府倉穀石自應一律出陳易新買補一節歲所常有大都無不委之州縣或酌缺之大小官之久暫而定派買之數初不論該屬之是否有穀亦不問道路之相去遠近一概攤派其所發穀價有無足數州縣何敢較量領銀到手極意趨承或減開價值或浮交穀石甚或巧于逢迎

代買之後仍繳還發價或不買而折加運費恐俱不免而家人書役又復刁難需索舟車守候斗斛高尖種生弊端靡所不至其民間春借秋還者亦由州縣包交其弊畧同在稍知自愛之知府固能潔己秉公力爲振刷但賢愚不等若無識不肖之員鮮不視爲固有假公濟私是知府之派累于州縣與州縣之派累于百姓殆有甚焉夫知府者州縣之表率凡屬員之倉庫錢糧以及有無短價勒派累民情事全在該府就近查察一有干犯卽應揭叅倘因府倉之故先自滋弊何能望其實心察吏而州縣之拘謹者惟畏懼而不敢言狡黠者且樂從而挾其短將罔上剝下

無所忌憚實與吏治大有關係伏思積貯之計本爲閭閻出納之權要歸一致州縣爲親民之官倉穀是其專責知府止應稽察似不應經管况復派累屬員藉端漁利實乖政體自不若州縣自理以杜其弊較爲有益臣請將各府倉穀責成各首邑經管一切借糶買補事務均同縣倉一律查辦其額設斗級等項悉循其舊該府止許照屬倉之例就近查盤毋庸涉手倘各屬有水旱不齊之年應動府倉協濟者仍聽府上司酌撥如該首邑藉稱府倉仍行科派府屬州縣分買以及短價勒派里民查出從重究叅如此一轉移間則知府可望正己率屬而州縣亦不致稍有玩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六

藝文志 疏

十

縱似于官方更爲整肅等因于乾隆三十年四月十七日奉

硃批所奏甚是該部議奏欽此

請移駐清化鎮通判疏

國朝佛德

奏爲請移駐廳員併裁巡檢以重地方事竊奴才荷蒙

皇上天恩補授豫省藩司於所屬地方繁簡情形每接見各屬之時俱爲留心體訪以期政歸實效茲查懷慶府河內縣所屬之清化鎮向設稅課大使一員抽收稅課每年徵解老稅銀一千八百一十九兩零嗣因該處爲東西通衢大道幅員遼濶戶口殷繁商賈絡繹流寓萍蹤往來靡定最易藏奸於雍正十二年間

經前任督臣王士俊具

題請將稅課大使兼以巡檢職銜使之稽查匪類以專責成經部覆准遵照在案惟是迄今三十年來生齒益繁戶民益衆而巡檢微員實不足以資治理今昔情形既異似當駐以廳員彈壓於地方更有裨益奴才伏查懷慶府設有通判一員專司糧捕水利事務尚簡儘可兼理他事使無曠其職守奴才愚見與其緊要之缺令巡檢微員管理莫如移駐事簡之廳員責以彈壓地方兼理稅務更爲慎重且該通判所管之水利原屬逼近清化一帶勘辦猶爲便捷請將現設之稅課大使兼管巡檢官役槩行裁汰所需衙署亦無庸另建其通判之關防以及俸廉役食一槩仍循其舊亦無庸另事更張所有糧捕水利事宜仍令照舊辦理其裁汰巡檢官役之年需俸廉工食等項扣解司庫報部候撥至清化一鎮近實事務殷繁路旣衝衢藏奸最易且復兼理稅務必須老成明幹之員方克有濟如蒙

聖恩准其移駐卽請定爲本省選調要缺如此一轉移間事旣不擾而于地方公務更爲有益奴才管見如斯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施行謹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六

藝文志

疏

十一

奏乾隆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奏二月十八日奉到

硃批交巡撫聽其議奏欽此

請令河員自栽小楊疏

國朝佛德

奏爲奏

聞河工勸栽小楊無效情形並陳管見仰懇

聖鑒事竊照豫省濱臨黃河修防全資料物而料物之中

楊椿爲要蓋凡遇險工下埽簽椿必需楊木取其餘

法直而長柔和適用向來俱於河南懷慶二府購辦第

間所種有限又不能以時剪修類皆枝蔓餘短難用

間有培植成材者又多係墳山蔭木在民固不忍輕

捨在官亦未便強求是以採辦頗難卽如本年委員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一 藝文志 疏

十一

分頭採辦求其合用者殊不易得

奴才

伏查乾隆三

年前任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於河工必需椿木產

地楊椿漸少亟宜預籌勸栽以備工需事案內

奏請河南山東沿河附近卽河文武員弁及瀕河民人

於沿河官地內有能自出已資捐栽楊樹者酌予議

敘經部議定員弁捐栽成活小楊五百株者紀錄一

次一千株者紀錄二次一千五百株者紀錄三次二

千株者加一級多者遞加民人在官地內栽成二千

株或已地內栽成一千株者給以九品頂帶榮身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立法之初原期漸次長成足資取用乃

迄今幾三十年前後報栽小楊不啻數萬其中豈無

已成堪用之樹何以每需仍向民間購辦奴才留心
諮訪蓋緣栽種之地或係鹽鹼不能暢茂易於枯槁
或栽樹叢密難以資長是以數十年來報捐議敘雖
多而總未得楊椿之用者職此故也若再事因循終
歸無益自當調劑以期實效奴才敬請補用

皇上勅下河臣督令道廳管河各員將歷年捐栽楊樹確
加查勘內有長發已成尚堪適用者若干猶須培養
者若干逐一註冊責令該管各員嚴督兵夫勤加剪
修培養仍令管河道員逐年查驗分別勸懲以專責
成至於前定勸栽議敘原冀多收濟用起見但捐種
者止圖數多以有限之種費而邀優敘數十年來既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六

藝文志

疏

十三

無成效

奴才

愚見似此有名無實應將原定議敘之

例停止嗣後種楊之責應令管河丞倅會同沿河州
縣在於所屬官地擇非鹽鹼之區無拘定數儘地栽
植不許叢密妨其長發更不得以柔嫩楊條充數每
年成活若干報明上司委員查勘出結存案併令造
入交代查核其所需種費每小楊一株需費不過二

三分卽請在于管河道庫貯銀內發給動用造冊報
部核銷並令該管道員於查勘河工之便查點如有
不加剪修培養者分別嚴懲致有枯槁者勒令賠補
倘有推諉不種玩視工需者立卽揭報叅處如此辦
理庶管河丞倅沿河各官自顧考成將來可望種楊

之效而免採購之煩議敘亦不致濫邀矣奴才懸脉
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乾隆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奏九月十九日奉到

硃批所奏是該部議奏欽此

請裁河陰縣歸併滎澤縣疏

國朝阿思哈

爲酌裁冗員以歸簡易仰祈

聖鑒事竊照設官分職必須因地制宜斯官無冗濫事歸

簡易而廩祿亦免虛糜臣查開封府屬河陰縣疆域

偏小東西僅廣二十八里南北表二十二里通縣六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六

藝文志 疏

十四

堡村庄一百餘處地僻事簡賦小民淳原定簡缺該

邑東至同府滎澤縣城僅一十五里而滎澤境東西

亦祇寬一十六里南北長二十二里幅幘不廣糧賦

相等合計兩縣地方不過一邑之地官多役冗廩祿

虛糜似應裁併臣擬行兩司并該管道府確查妥

議今據查明議詳前來臣查滎澤路當通衢地臨黃

河原定衝疲兼二沿河要缺例應在外題補河陰地

僻事簡緊接滎澤臣擬請將河陰縣知縣典史二缺

裁汰歸併滎澤縣管理所有河陰縣額徵地丁等銀

一萬二百餘兩常平倉穀九千九百餘石俱歸併徵

收鹽引統隸滎澤行銷滎澤原係大驛設馬一百二

匹俱差無悞其河陰驛馬二匹並吏攢名缺門皂快
壯等役工食俱應一體裁汰所裁官役俸廉役食銀
兩歸入裁存項下造報該地原設外委一員馬兵一
名守兵十二名今應酌留外委一員守兵五名巡防
其餘馬步兵八名撤回原營操防至地方稽查保甲
緝拿盜迤奸拐賭博打降一切違禁不法等事應照
集鎮分員彈壓之例添設巡檢一員責成管理并請
給與印信以專職守所有俸廉役食悉照定例於裁
存項下支給原設倉廩穀石應請仍貯本城便民借
糴完納責成巡檢看守仍聽知縣經理又河陰縣額
設教諭一員應照江南臨淮直隸魏縣之例改爲河
陰鄉學教諭春秋祀典照舊致祭官俸役食孤貧銀
兩暨歲科考試各數及幫補廩增出貢鄉會試中式
經費均請循舊辦理再查河陰一縣裁歸滎澤之後
事務加繁應請定爲衝繁疲兼三沿河要缺仍照舊
在外揀選題補又養廉一項河滎二縣原俱歲支銀
一千二百兩公費各二百兩今河陰裁併滎澤該縣
公事已繁應請照依大縣一千四百兩之數增銀二
百兩公費銀四百兩以資辦公如此則縣治合宜冗
員不致虛設似於公務地方均有裨益如蒙
俞允所有應行裁留添設併應請給印信各項事宜另行
分別辦理照例咨部查核奉

旨依議欽此

請停建築衛河上下草壩疏

國朝 阿思哈

爲籌辦運河蓄水事宜以利糧艘奏明

聖鑒事竊照豫省衛河係漕糧運道自水次至出境計程

小四百餘里流沙壅積在在淺阻最甚者則濬縣之三

湖官廟老鸛嘴等處各十八里溜爲善化山山根石柱

砂礮挺踞河心水底重船經過尤易疎虞從前河撫

諸臣勘題於衛河上下建築草壩二十六座以束水

勢行之日久因循未修迨乾隆二十五年前撫臣胡

寶琮議請照東省運河挑淺之法每年逐一疏挖仍

於淺水處所建築草壩奏蒙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六 藝文志 疏

十六

上諭衛河係漕運所經既有淤淺處所自當照請疏築以

裨實用但向來有司陋習率以多辦歲修工程有事爲

樂摺內所稱嗣後每年照此辦理之處則不可不及今

酌定章程示之限制蓋前此十數年來未經挑建漕運

亦無甚阻礙其非必須每年興工已可槩見今或以相

隔年久悉心相度修治舊日淤墊一清向後或三年一

小修或五年一大修至及期鳩工專派道府大員核實

督修責令立限保固如有侵蝕按例着賠庶屬員不敢

滋弊而運道得以深通着傳諭胡寶琮遵

旨議奏遵行在案臣到任以來據沿河州縣以疏築未見

成效漕運仍屬艱阻紛紛稟陳本年適當大修之年

臣與糧道温必聯悉心籌酌並行據該府照從長計

議稟覆前來臣查運河發源於輝縣之百泉南注三

十里至新鄉縣之岔河尖與丹水合流又一百五十

里統衛輝城北爲兌漕水次又東北至濬縣會淇水

而達湯陰內黃界受湯河洹河二水迤邐至直隸大

名縣張兒庄出境下入臨清河原議於水次下游淺

處建築草壩以期東水濟運但夏秋水漲之際河勢

汪洋無需草壩一交冬令來源旣溢支派甚微而糧

船於十月內正屆兌開之時水落沙停逐節淺阻雖

有草壩亦屬無益今計疏通之道不若於上游來源

之處先期蓄水不令散流臨時開放較爲得宜但考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六

藝文志

疏

七

之舊定章程以各河之水兼濟民田是以有官渠民

渠之別水旣分注蓄洩無時似未酌其緩急夫民田

需水多在春夏之間漕船起運則在初冬之月爲時

本自不同當漕船開行農功已竣民田不需灌溉正

可協濟重運以收挹彼注茲之效臣現飭該府縣督

令管河各官於九月望後起自漕船出境止將衛河

以上一切民渠支港暫行堵閉使水盡歸官渠一面

將官渠下尾之閘下板瀦水俟糧艘開行之日啟板

放水俾衆流滙合水到船行則涓滴皆歸有用重運

自可流通嗣後每年官爲經理照此妥辦所有原奏

建築草壩之處糜費無當應請停止至濬縣十八里

溜之三官廟老鸛嘴等處石柱砂礮最爲妨阻經
諭令該縣知縣吳振域設法開鑿適該邑鹽商以其
阻碍鹽船情願捐資辦理該令實力董率將十八里
溜中頑石山根僱夫用力盡行鑿去現已溜勢直平
河流寬濶所費有限積患頓除無不咸稱利便將來
糧船經過可以順流直下可免疎虞其餘逐段浮沙
旋挑旋積應仍照舊日章程於八九月間飭印汛等
官集夫刨挖再用混江龍刮板器具隨船疏浚使沙
隨水盪以利逆行如此則上游既有蓄水中道又無
石岡流沙積處以時疏挑漕運自能迅速不致仍前
阻碍矣奉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六

藝文志 疏

七

殊批覽奏俱悉欽此

請爲邵雍立博士疏

杜之昂

扶溝

題爲先賢闡明聖學懇祈一視同仁以溥

皇恩以光史冊事欽惟我

皇上崇儒重道講學右文先聖先賢無不留心表揚曾

御書匾額學達性天四字

頒賜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邵雍六子煌煌

宸翰奎壁生光其榮一也是邵雍內聖外王之學與五子

同功已在

聖明洞鑒之中

臣

一介迂儒何能翼贊高深然仰體

聖心崇祀先賢表揚聖學有加無已凡先賢子孫均沐

隆恩如周程張朱俱有博士以主其祀而邵雍獨無博士
以及其後臣因不辭冒昧敢爲邵雍博士之請惟恩
出

聖裁或可與五子一視同仁

勅部查邵雍正支嫡派以承祀典邵雍有靈感恩無旣垂
之史冊光昭千古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續河南通志卷之七十六終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六

藝文志

疏

九

續河南通志

史冊光昭千古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聖裁或可與五子一視同仁
勅部查邵雍正支嫡派以承祀典邵雍有靈感恩無旣垂
之史冊光昭千古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出

聖裁或可與五子一視同仁
勅部查邵雍正支嫡派以承祀典邵雍有靈感恩無旣垂
之史冊光昭千古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聖裁或可與五子一視同仁
勅部查邵雍正支嫡派以承祀典邵雍有靈感恩無旣垂
之史冊光昭千古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續河南通志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贊頌銘策論辨考傳

河圖贊

宋朱熹

河之圖兮開天地蹟五十有五兮陰陽相索惟皇昊羲兮肇端乎神盡心妙契兮不知其千萬年之隔

洛書贊

宋朱熹

洛有龜兮負文錫神禹兮彛倫夏商之季兮汨陘箕子載陳兮皇極爲之一新萬世之大範兮存乎其人

伊川書院九贊祠贊

宋朱熹

偉哉九公道學之宗或出或處源流則同其出也股肱王室業廣功崇其處也爲生民而立極激萬代之清風家庭孝弟州閭誠忠金石之貫神明之通於此焉居時有後先其歸一揆以讀以誦其詩其書非其先師鄉先生歟而學不莫而社不祭郡政之闕郡人之愧棟宇煌煌設像堂堂子登于豆以謹蒸嘗伊誰之始由克列氏谷爾郡人景行行止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贊

一

范文正公贊

宋李興

古之至人忘已徇民一夫顛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貴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飲食寤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後所忌就其所成允足經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嘗以爲狂誰能致遠而舍車馬

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白先生贊

明馬文昇

出於華胄生於洛陽氣完而厚質粹而良非角攻書已通六經之戶牖少年登第大揮五色之文章一涖栢臺而風裁克著累膺土命而治聲彌彰其專馬政也蕃息若雲錦之隊其勵名節也強毅如鐵石之腸存心坦夷不柔不剛臨事詳審不低不昂講性理而接伊洛之脉論太極而登康節之堂甘澹泊而守知泉之俸娛詩酒而安素位之常意斯人也吾知其福祿攸崇蓋騰騰乎其未已而功業之遠駸駸乎其未可量也耶

蠲漕頌

并序

國朝冉觀祖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頌

二

皇上御極之三十年四方無虞兵革不用躬尚節儉物力贏餘於是帑金時出宿逋肆赦自今年以及明歲正賦率多蠲免

恩膏最渥乃猶

軫念頻年漕輓竭東南之民力乘此國用饒裕可慨行蠲免令其少寬而以儲蓄宜豫又不可歲無所入因按年分省蠲此徵彼期不數年無不徧及下旣蒙庥上復有備法至善也是舉也民鮮籲天之聲臣無封事之奏而

皇上於深宮之中惻然與念行之不疑是知我

皇上無時不念周民瘼而芸芸蒼生無一不涵育於

聖度內也本之以仁斷之以義

聖德高深誠難名狀愚氓感戴徒有懽忻鼓舞而已小臣
叨與文史之末躬逢盛事不能自己敬獻頌章頌曰
帝光格被景運聿隆海宇寧謐戢戈橐弓度支不匱太倉
粟紅家給人足猶塵

宸衷謙以持滿儉以履豐爲蠲爲賑膏澤無窮惟此漕粟
東南之輸歲有恒額軍國攸須舟連於水車接於途
誼固應爾急公忘軀惟

帝念哉民力曷紆無有遠邇悉爲蠲除省以歲分

皇恩均受國用無絀民財孔阜意美法良垂模可久徵諸
往牒振古未有居者蒙安加額以手行者獲息謳吟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頌

三

在口憶昔漢文蠲租僅半感茲深仁江河瀾漫不謀
於衆特出

永永清晏

御書十六大字頌

有序

國朝 冉覲祖

皇上御極之三十三年閏五月十九日

特召翰林院諸臣晨集起居館出

御書四匾十六大字將以頒之河南開封府之禹王廟孟

子遊梁祠其二則懸之嵩嶽准瀆二廟展示羣臣一

時莫不懽忭鼓舞揚頌之聲徹於殿陛臣生長河南

邇感尤切仰繹四匾命字之義曰功存河洛者知中

州爲河洛經流祀禹以其功而凡今日之安居粒食皆

皇上所深念也曰昌明仁義者孟子七篇仁義二字括盡大指於遊梁首陳之而托諸空言在當時爲不遇

皇上揭仁義以示人此孟子千載後之知遇而仁義之效當收之今日矣曰嵩高峻極靈瀆安瀾者嶽峙瀆流各受其職而其因時布化宏育萬物自能與

皇仁浩蕩默相裨助也肅觀其字徑不踰二尺而有尋丈之勢運筆圓而健結體整而密隨意揮洒無補綴孳積之態信古今竒觀也因思從來帝王功德隆盛者鮮兼藝事而我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頌

四

皇上兼之萬幾之暇游心翰墨學與姿輔法以悟融於此十六字如見周天之一宿其垂光於碧落者正未可量也昔人論王羲之書曰龍跳天門虎臥鳳闕論徐浩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臣雖習聞其語未諳其妙今敬瞻十六字曠然有會焉龍跳者言其生動而天矯也虎臥者言其靜重而端嚴也貌之抉石言勁力之有餘驥之奔泉言迅往而莫遏也臣知王徐二子不足上擬

御書而畧其分之相懸取其論之不謬亦於無可形容之中舉其髣髴云爾然臣猶有私幸者是日諸臣仰瞻

臣廁其末後此犬馬齒衰蒙

恩放還優游田里更得周遊數百里間重仰四區宛如內

庭侍從瞻望

天顏時榮感曷有已耶中州之寶重固當傳諸萬世禹孟

嶽瀆之祀典借以不墜矣臣不揣愚昧敬為之頌曰

遐哉惟禹功存河洛崇基邃宇於梁之郭

御書流輝羣羨且愕力運千鈞有同疏鑿其孟子遊梁昌

明仁義天德王道一源無二廟貌聿新

宸章寵賜泰山巖巖罔敢褻視其二高高峻極禮視三公長

養萬類土德宅中琳宮有赫華區凌空如山之筆與

嶽並雄其三滔滔靈瀆安瀾胥慶潤物功宏趨海流正

翰墨星懸馨香鼎盛誠靡不格率職承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頌 五

命其四援毫迅掃電掣風驅體兼眾妙力與韻俱一十六字

數協有虞握管若椽古帝所無館閣傳觀踴躍歡呼

中州是寶萬世垂模其五

朱公叔鼎銘

漢 蔡 邕

忠文朱公名穆字公叔有殷之胄微子啟以帝乙元子周

武王封諸宋以奉成湯之祀至元子啟生公子朱其孫氏

焉後自沛遷於南陽之宛遂大於宋爵位相襲烈祖尚書

令肅宗之世守於臨淮考曰實為陳太守乃及忠文克慎

明德以紹服祖禰之遺風悉心臣事用媚天子顯允其勳

績尋踪六藝契濶馳思所以啟前感而覺後疑者亶亶焉

雖商偃其猶病諸初舉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獨念運際

存亡之要乃陳五事諫謀深切退處猷畝以察天象驗應著焉孝順晏駕賊發江淮時辟大將軍府實掌其事用拜宛陵令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復辟大將軍再拜博士高第作侍御史明司國憲以齊百僚矯枉董直罔肯阿順以黜其位潛於郎中羣公並表乃遷議郎登於東觀纂業前史於是冀州凶荒年饑民饑而貪婪之徒乘之爲虐錫命作牧靜其方隅乃攄洪化奮靈武昭令德塞羣違貞良者封植殘戾者芟夷去惡除盜無俾比而作慝用陷於非辜復徵拜議郎病免官徵拜尙書清一以攷其素正直以醇其德出納帝命乃無不允雖龍作納言山甫喉舌靡以尙之享年六十有四漢皇二十一世延熹六年夏四月乙巳卒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銘

六

於官天子痛悼詔曰尙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爾行虔恪機任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憫焉今使權謁者中郎楊賁贈穆益州刺史印綬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肆其孤用作茲寶鼎銘載休功俾後裔永用享祀以知其先之德

龍門銘

唐白居易

夫結而爲山融而爲谷設險阻於地理資守距於國都足以表坤載之無疆示神州之大壯也矧復洪源南導高岸中分夏禹濬川初通闕塞周成相宅肇建王城風雨所交形勢斯在靈葩珍木接畛而揚芬盤石檻泉奔流而激響寶塔千尺蒼崖萬尋豈獨勝遊之是屬故以景貺之潛符

躬薦兩圭巡汾陰而祈民福言旋六轡臨洛宅而觀土風
既周覽於名區乃刊文於瑱石銘曰高闕巍峩羣山迤邐
乃因王城是通伊水形勝居多英靈萃止螺髻偏摩雁塔
高峙奠玉河濱回輿山趾駐蹕稱奇貞珉斯紀

豫省河屯策

國朝張而沐

今夫謀民者皆愛民者也而第患其愛之而適以害之也
圖事者皆成事者也而第患其成之而反以敗之也豫之
民何日無人愛之而謀之豫之事何日無人成之而圖之
而其爲害之與否敗之與否非愚生之所敢知亦非愚生
之所得而言也天下之民苦孰如豫民之苦天下之事壞
孰如豫事之壞愚生身被之而口呐呐不忍道之然見其
續河南通志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策 七

有緩急者焉而不可不知也亦未可不知而遂以爲知也
瘡痍未盡起有起之日田廬未盡復有復之日此今日之
所謂緩者也河患未治羣起而治之屯效未興羣起而興
之此今日之所謂急者也愚生迂濶之甚讀書未幾而竊
以爲今日之所謂緩急非吾之所謂緩急河不治乃非常
之大患然驅喘息未定之民而治河卽河治矣旦夕有功
矣而民之困苦於治河之狀當有不堪一盼者而況乎困
苦其民而究未能有功於河是兩者一有所傷仁人不爲
而乃兩傷並受誠不如受其一傷也何也用民治河勢有
萬萬不能者也而吾之所謂萬萬不能者唯民知之問之
民民亦不敢言不能言也屯田不興無非常之大患與之

可不興亦可而顧必興之者爲地荒乎未見屯興而開墾者幾何也爲兵餉乎未見屯興而兵強者幾何也凡此者何也無利於民而反覺有害於民民不願爲之故不能興也吾所謂無利於民而民不願爲者唯民知之間之民民亦不敢言不能言也然二者皆將舍之不理已乎曰否河之治急於屯而不必恃百姓以爲治爲民留旣盡之力餘旣竭之財則民鮮怨恫而後別設方畧以爲治效不遠矣然非絕不用民用民而不竭盡其財力猶不用民也若夫屯則竟可不興而已矣但使民日富日聚而地可開地開則餉有自由民用軍用無不皆取諸此卽凡興屯之意無不可稱量而得之矣豈非興屯而反非所以興之不興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第

八

屯而乃得所以興之與故曰竟可不興也然總之曰民爲重得其所重則輕者不勞自舉失其所重雖日亟亟於每事之爲曰此重事也而舉之無日矣此以言之今日必以爲迂濶鮮當之論而古昔帝王何莫不以此迂濶之術而平治天下者哉

侯嬴論

國朝

湯之暄

睢州人

史載信陵公子旣得符侯嬴送之曰侯公子行至晉鄙軍日當北鄉自剄以報公子嗚呼嬴之死豈徒報公子者哉公子志欲救趙符得而趙可救矣何必死卽曰士爲知己死當効命於公子之前何必待至晉鄙軍而後死然嬴必侯公子行至晉鄙軍日始北鄉自剄以死則其心可知矣

晉鄙魏王推轂寄命之臣又嘆惜宿將卽其不肯輕信遽授公子以兵已足當闔外重任公子聞欲擊之而泣蓋深惜之也嬴豈快心出此特欲報公子必救趙欲救趙則晉鄙不得不擊勢無如何也夫竊符以矯奪君之軍不忠誅戮無辜不仁賊殺朝廷建節擁旄之大臣不義嬴潔身修行數十年不以聞達利祿介其心乃一旦違心敗行至此豈復能留面目視息人間故伏劍斷吭自暴其罪於天下後世卽以之償晉鄙而伸國法非徒報公子也嗟乎士君子幸值晏間無事雖中材皆有以自効若夫戎馬蹂躪內外交誼之日國家存亡呼吸間不容髮迂儒拘守成法不思變通以濟事徃徃如養癰護疽卒致潰決糜爛而不可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論

九

救惟侷儻非常之士學畫豫定臨機迅決一切破藩籬而爲之迹其蕩越繩墨無異游俠刺客之徒而君子不之責者以其爲謀深而其所成就大且遠也彼侯嬴之擊晉鄙不特關趙魏之存亡卽天下之存亡係之秦虎狼之國貪欲無厭不盡吞天下不止而天下之障蔽在趙魏趙魏唇齒相輔趙亡魏必不能獨存而天下隨之觀秦後以漸削平六國可知矣然秦十數年不敢加兵於魏所憚惟信陵耳嬴計晉鄙死一夫蒙冤而天下陰受其福信陵死趙亡魏與天下一折而盡入於秦決志奮錐所殺不過一人卽以挫強秦之威而舒天下之難已亦得假手以報公子故毅然爲之不悔也豈徇私廢公悍不顧義如聶政專諸要

離其人也哉倘世無侯嬴信陵赴秦軍死耶鞞朝破夕渡河矣然則救趙救魏使秦人不敢窺函谷而山東諸國得以稍息殘喘於數年間者果誰之力也歟

龍門辯

宋司馬光

或問禹鑿龍門闢伊闕有與迂叟曰龍門伊闕天所爲也禹治之耳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而闢之然後通也或曰何以知之曰孟子云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若鑿山以通水不可謂之無事矣

東西周辯

元吳澄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郊鄩周公相成王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辯

十

定洛邑營澗水東瀍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郊鄩於今爲河南又營瀍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爲洛陽自武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以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以鄩及西戎入寇殺王諸侯逐西戎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爲平王畏戎之逼去鎬而遷於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王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於皇晉師納之入於王城入之次月猛終丐立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避之東居於狄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狄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楚敬王雖得返國然

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
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周桓公自此
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
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爲東
周惠公父子同諡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
則仍襲父爵居於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
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尙
爲一也顯王二年趙鞅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
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桀嗣慎
靚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遷於西周卽王城舊都也史
記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爲二不待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辯

七

此時矣其後西周武公卒子又君嗣五十九年秦滅西周
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氏東亡秦
遷西周公於愚狐聚又六年秦滅周遷東周公於陽人聚
此以二公分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爲
西周對洛邑爲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
二城之中以王城爲西周對成周而言也大槩周三十六
王前十有二王都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
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王都
成周赧一王都王城王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
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周
稱夫周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而名王則或東或

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邵子經世書記赧王爲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西周公無聞焉則直以西爲王東爲公矣知赧之有公而不知西之亦有公也知王之在西而不知赧以前之王固在東也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慎觀王二代五十餘年王於東赧一代五十餘年王於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近有縉雲鮑彪注謂西周正統不當後於東周升之爲首卷於西著王世次於東著公世次蓋因邵子而誤者旣不知有西周公且承宋忠之謬以西周武公爲赧王別謚反以徐廣爲疎是未嘗考於司馬貞索隱之說鮑又云赧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嗚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自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辯

七

平王東遷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西戎卽有其地鎬之爲秦已四百年於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穴而王得往都於彼哉高誘注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辭旨明甚鮑注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爲鎬京也乎鮑又云邾郟屬河南爲東周殊不思此昔時所謂東周也於斯時之西周與鎬京邾郟對稱西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歟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端不免謬誤如此讀書亦或未之察也與友谷士常程鉅夫偶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爲之作東西周辨

文公銘女挈曰歸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公亦嘗自言歸河陽省墳墓則公固河陽人也按河陽古孟津以古諸侯孟涂國津故名武王會諸侯於孟津卽此張籍祭公詩所謂舊瑩孟津北是也春秋時爲晉河陽地水北曰陽以在大河北岸故而置河陽縣則自漢始明洪武初乃改爲孟縣云今仍之李白作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以郡言也懷孟皆其故地南陽故城在修武後人因以公爲修武人誤矣左傳晉侯朝王王與之樊陽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開南陽之疆土也樊陽原今濟源温今温縣攢茅今修武四邑皆爲南陽今以公爲修武人不亦可謂公爲濟温人乎明祥符李濂作通志以韓愈本修武人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辯

志

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縣文公故里也自上世居此土人呼其地曰韓莊愈墓存焉何荒誕乃爾新唐書云公鄧州南陽人宋子京不解古有兩南陽遂以太行南大河北之南陽爲嵩山南漢水北之南陽而妄加鄧州二字也舊唐書云公昌黎人昌黎韓氏通稱猶李曰隴西崔曰博陵史體亦不應爾余聞喬遙集先生云公祖瑩在孟縣蘇家莊古尹村也莊南土山方廣數畝其巔有塚巍然傳是韓王瓏公先祖茂官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今所謂韓王想卽茂與明萬歷間有耕犁及之者禾黍皆不結實土人神之故得至今存其左臂又有一高塚百里皆可望見嘗有盜夜掘其塚暴風迅雷大作驚起居人羣蒸火

執兵逐之盜遁去此塚想爲公埋骨處不然何以動鬼神呵護若是又旁一小邱被盜發誌石棄荆棘中驗其文乃公子昶誌銘也益徵此地爲公祖塋矣遙集又云張子微玉髓經載文公塋圖名黃龍飲水形余嘗親至尹村徘徊斯塋間與形家昔所圖者無異公之塋域確則公爲河陽人益信遙集名騰鳳孟縣人明鄉舉入

國朝不仕博學兼通堪輿家言得之目覩其言固足據也

襄城沿革考

國朝 劉宗泗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王出適鄭處於汜括地志故汜城在襄城縣一里杜預曰在縣南周襄王所處考襄王十六年居汜三十二年而崩晉書地道記襄城縣故城楚靈王築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考

十四

蓋靈王於襄王崩後六十年始於汜城西北別築一城其名襄城者以襄王曾居此地故也秦號新城對故汜城言耳今縣莫詳造始據漢志襄有襄城其在漢以前乎於靈王所築又別一城矣故稱靈王所築爲故城也左傳楚子城陳蔡不羹括地志不羹故城在襄城縣三十里史記列國分野韓分晉地得潁川之襄城通鑑周赧王二十年秦尉錯伐魏襄城蓋自襄王後其地爲楚爲晉爲漢爲魏迄無定屬而名亦間異秦本紀昭襄王七年拔新城括地志襄城卽古新城漢志襄城莽曰相城由漢以來襄城名稱固未更也據漢志襄城屬潁川郡漢仍秦制秦始皇立郡縣秦始皇本紀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

潁川郡自秦置則襄城立縣亦必自秦始然無從稽矣而
一統志云漢始置襄城縣疑誤晉武帝泰始二年置襄城
郡統縣七襄城繁昌郟定陵父城昆陽舞陽考宋書州郡
志魏武帝時已分潁川爲襄城郡則郡不自晉置也晉成
帝咸康二年省襄城還併潁川則襄城在晉又非始終以
郡名也北魏地形志爲襄城郡注晉武帝置治襄城領縣
三義綏遂寧武陽晉成帝時已省襄城併潁川晉孝武太
元十一年魏太祖珪始建號登國何得仍以郡名或魏復
置耶又不當云晉武帝置隋書地理志潁川郡統縣十四
襄城其一也注舊置襄城郡後周置汝州開皇初郡廢大
業初州廢有澗水曰舊置曰郡廢則開皇以前皆以郡名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考

五

也又與北魏志符考地志秦潁川郡在今之禹州兩漢仍
之隋潁川郡在今之許州澗水一統志在鄆城縣隋澗州
以此水得名志以爲有澗水失考唐屬汝州臨汝郡武德
元年以縣置汝州並置汝墳期城二縣貞觀元年州廢省
汝墳期城以襄城隸許州開元二十七年屬臨汝郡二十
八年還隸許州天寶七載復屬臨汝郡考期城在襄城西
汝墳在襄城南皆與襄城壤接故唐以縣置汝州並置此
二縣再考汝墳隋志云後齊置有首山一統志在葉縣境
內今葉之汝墳店或其故址與首山南去汝墳三十五里
北去襄城五里不屬襄城而屬汝墳隋志未可據也宋屬
汝州輔臨汝郡考宋唐地志臨汝郡皆在今汝州唐屬汝

中間屬許宋屬汝歐陽公誌張錫墓云塋汝州之襄城與宋地志合金屬許州本隸汝州金章宗泰和七年始屬許元屬許州明屬開封府許州至我

朝仍其舊歷代地志及一統志其中不無舛錯故歷述其沿革始末至可疑者間以已意論著之南齊州郡志有南襄城郡東襄城郡北襄城郡中襄城郡皆朱序爲雍州於襄陽僑立郡縣也故不著後周之南襄城郡在今之葉縣隋之襄城郡在今之汝州皆於襄城無涉恐後人誤爲一故分別附錄之

襄臺考

國朝 梁 賓

襄臺卽襄陵按建置志睢古豫州城夏商以來封國無聞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考

六

周封微子後於宋以地屬之齊楚魏并宋三分之魏得梁於陳留自此屬魏秦分天下爲郡縣始於城承匡以其地卑濕移縣襄陵陵在今舊城駝嶺之南高若干丈方圍可數畝許土剛而黑中帶沙石與駝嶺相似或嶺之餘閭亦未可知也因名其治爲襄邑邑名因襄而起則襄陵之稱在襄邑之前其由來者久矣土高曰陵古帝王之墓亦曰陵旣名之爲襄其爲古墓無疑相傳爲宋襄公之墓理或然也又傳爲襄公望母所築故曰襄臺夫睢雖屬宋地宋之右輔也其都邑實在歸德商邱襄公卽望母應築臺於郡城之內或城外數里而近不應在百里之外如唐太宗望昭陵臺在禁內使得時時登眺以遂其思若百里之

外安得時時登眺乎若曠日持久始一陟其上其爲望也無幾矣若時時登臨恐疲於奔命而不遑寧息望母之說於理難信且河廣之詩衛風也註云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於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母出與廟絕不可私反故作是詩則此詩是襄公之母思襄公而作而非襄公思母之詩以衛風而強附於宋蓋亦未之思也又范氏云夫人之不徃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與有干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子之不幸也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養歿則盡其禮而已襄公生養致禮不見經傳其忽然於母不思可知而望云乎哉以臺爲襄公望母而作可謂習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考

七

焉不察矣凡古跡之在境內有實可考信之可也若睢西之承匡卽春秋文公十一年晉郤缺會於承匡是也首止在睢之南春秋僖公五年諸侯會於首止是也棘古城在睢之東南鄭敗宋師於大棘是也餘皆耳食不可信襄公之望母亦何據乎君子攷之斷其誣焉可矣雖然臺云望母豈不美於勝母乎踵事增華卽以爲望母可耳

顏魯公墓考

國朝

劉青藜

偃師北里許世傳唐顏魯公墓在焉鞏令顏光昌公裔孫也將樹碑以表之求文於余余歷覽傳記所載魯公墓處言人人殊竊嘗疑焉按魯公以建中四年春正月奉詔宣慰李希烈於汝州興元元年八月遇害其死事本末通鑑

綱目載之詳矣而歸葬則不之及舊唐書本傳云希烈既
僭號使闖奴等縊殺之淮泗平陳仙竒使護喪歸京師新
書子頽頽護喪還帝廢朝五日亦不言葬於何地一統志
及輿圖諸書皆云墓在偃師又米芾所紀南海寄書事亦
云公塋在偃師北山續博物志與此頗同獨啟墳之後鬚
髮皆長尺餘與芾所謂棺已空者則大異也蓋魯公之學
問文章往往雜於浮屠神仙之說故世爲誕怪恍惚之事
以附益之而諸書遂據爲葬師之証不足深信也元葛堯
民謂魯公與臬卿墓在費縣諸滿里北山之陽明邵以仁
二顏墳碑記亦云爾且以魯公十一世孫安上之徒祠爲
証按徒祠在宋元祐六年詳職方員外郎曹輔記中以仁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考

文

蓋本於堯民堯民又本於曹輔然輔但云顏文忠公有廟
在瑯琊之費距縣五十里曰諸滿村安上以其僻遠徒置
祊河之東未嘗云墓在費也而堯民以仁遂迭相援引抑
又誤矣唐令狐垣所撰魯公墓志云公以興元元年八月
三日遇害於蔡州之龍興寺貞元二年春蔡平冬十一月
二旬有三嗣子櫟陽尉頽祕書省正字頽奉喪歸於萬年
縣之舊原詔有司具鼓吹羽儀送於墓所萬年縣卽今之
咸寧魯公世家於魯自其十六世祖盛徙瑯琊臨沂及之
推官周齊因居關中師古公五世祖也卒葬萬年志謂之
舊原者卽此地云頽頽奉喪還與新唐書正符而與舊書
陳仙竒還使護喪不同按仙竒以貞元二年夏四月殺李

希烈降秋七月爲其將所殺而魯公喪歸在冬十一月則
仙竒死五月矣當屬舊書誤也諸書旣多牴牾惟墓志詳
核又出同時之所撰述最爲可據以此知魯公之墓斷爲
萬年無疑也然所謂塋偃師者亦頗有說魯公從父兄春
卿者杲卿之長兄也家廟碑云終於偃師丞意其歿於此
而塋於此焉而春與真其音相近傳聞之訛不復加察遂
指此若堂者爲魯公埋骨之所理或然也然則鞏令之樹
碑表墓可以已乎曰否茲墓旣傳爲魯公則萬年之墓且
莫知爲誰氏矣又安知其不剗削磨蕩爲平原也耶故爲
詳辨其事俾勒石墓左使讀者有以考而知焉

孟縣韓文公墓考

國朝 劉青藜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考

九

孟縣之蘇家莊古尹村也莊南土山有塋周圍大數里許
其東南隅有塚巍然其餘諸墓稍卑然皆無碑碣可考不
知爲誰氏塋也俗呼爲尹丞相墳然亦不詳所謂其地曠
而肥土人相傳有墾爲田者所植甚茂卒不實遂相與神
之不復耕嘗有盜夜掘其塚風雷大作村落震動居民驚
起舉火往視羣盜遁去故塚卒不得發萬歷間盜掘一小
墓其志銘棄荆棘中樵夫負去將爲砮石或爭之不得遂
鳴於官驗其文乃文公子諱昶墓志銘也遂封其墓而置
其石於文公祠壁中予聞於喬先生遙集騰鳳者如此按
文公鄉里李翱行狀洪興祖年譜皆不同新唐書云南陽
人與皇甫湜神道碑所云上世居南陽頗相符但係以鄧

州則不合蓋子京不知漢地里有兩南陽而唐時南陽隸於鄧州故云爾也朱子校定韓文公本傳歷考羣書惟以方崧卿所引董道之說斷以河陽爲河內修武今之孟縣卽古河陽在晉爲河陽河內修武皆其隣邑漢隋間孟懷皆屬河內故朱子引之亦以別於鄧州南陽也以遙集先生所言與方崧卿所引女挈銘張籍詩及韓文公所云歸河陽省墳者証之則尹村之爲文公祖塋可無疑以子昶志銘及風雷驚盜之事觀之則大塚爲文公墓可無疑也遙集先生又云張子微玉髓經刻有文公塋圖名曰黃龍飲水形云與封德彝塋相近今塋南卽封墓而形象亦宛然如故是又一証矣故備記之以附於考異之後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考

三

歐陽故居考

國朝

劉青藜

邑城東三十里歐家營者相傳爲歐陽永叔舊居云歐公景祐元年爲西京留守秩滿歸襄城有詩云路盡見家山欣然望吾廬陋巷叩柴扉迎候遙驚呼兒童戲竹馬田里邀籃輿春桑鬱已綠歲事推農夫朝日飛雉雒東臯新雨餘植杖望遠林行歌登故墟夙志在一壑茲焉將荷鋤言謝洛社友因招洛中愚馬卿已倦客嚴安猶獻書行矣方于役豈能遂歸歟寶元二年謝希深出守鄧州梅聖俞宰襄城公自乾德謁告會於襄城又有歸襄城敝居詩云日落原野晦天寒閭市閒牛羊遠陂去鳥雀空簷間馮高植蒸杖曠日瞻前山壠麥風際綠霜鷓村外還禾黍日已熟

杯酒聊開顏酬歌歲云暮寂寞向柴關詩具載公集戊辰春余有事於東郊因得過所謂歐家營者問其居人多歐姓襄城故無歐姓而獨此地有之疑其爲公之後人未可知也公晚年退老於潁子四發奕棊辨今之在襄者不詳其派所自出惜乎歐氏之居此者無譜牒可考也

三亳考

國朝 彭樹葵

三亳見周書立政篇皆湯所都蔡傳云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語本瞭然說者泥春秋傳湯有景亳之命句遂以北亳爲景亳殷武之詩云陟彼景山殷武爲祀高宗之樂景山爲高宗寢廟所在事在盤庚遷殷以後是則景亳爲偃師之西亳而非蒙之北亳可知嘗考漢書山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考

三

陽縣薄縣注云湯都薄薄同亳後漢改山陽薄縣爲穀熟地理今釋云穀熟故縣在今河南商邱縣東南四十里又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

注云蒙門宋東北城門地理今釋大蒙城在商邱縣北四十里而有謂在考城者蓋以商邱西北界連考城所謂大蒙當在商考之間亦猶穀熟南近譙郡今譙郡名亳州也括地志云穀熟西南三十里有南亳故城此穀熟爲南亳之証水經注云汜水東經大蒙城北疑卽景亳此蒙爲北亳之証但以北亳爲景亳耳竊按大蒙與穀熟相距僅八十里與孟子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之文合蓋二亳皆在侯封境內特一亳而南北兩名之且西接寧陵縣之葛

鄉寧陵爲古葛國又與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之文合書所謂王歸自克夏至於亳及朕哉自亳皆謂此南北二亳此湯未伐夏桀時所都之亳也又漢書河南郡偃師縣注云尸鄉殷湯所都地理今釋云尸鄉在偃師四十里書所謂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傳謂適於山往於亳也卽謂西亳此湯旣代桀所遷之亳卽盤庚所徙之殷書傳云殷亳別名也此所謂三亳也又商邱城南二十里有小蒙城中有漆園亦名漆邱爲莊周吏隱處

金龍四大王傳

明徐渭

王姓謝名緒宋會稽諸生晉太傅安之裔祖達父某有兄三人曰紀曰綱曰統王最少行第四居錢塘之安溪後隱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傳

三

金龍山白雲亭素有壯志知宋鼎將移每慷慨憤激甲戌秋八月大雨天目山顛王會衆泣曰天目乃臨安之鎮若水長流昔人稱爲龍飛鳳舞今顛宋其危乎未幾宋鼎移王晝夜泣語其徒曰吾將以死報國其徒泣曰先生之志果難挽矣歿而不泯得伸素志將何以爲驗曰異日黃河北流是予遂志之日也遂赴水死時水勢高丈餘洶洶若怒人咸異之尋得其尸葬金龍之麓立祠於旁元末我太祖與元將蠻子海牙戰於呂梁元師順流而下我師將潰太祖忽見空中有神披甲執鞭驚濤湧浪河忽北流遏截敵舟震動顛撼旌旗閃爍陰相協助元師大敗太祖異之是夜夢一儒士披幃語曰余有宋會稽謝緒也宋亡赴水

死行間相助用紓宿憤太祖嘉其忠義詔封爲金龍四大王金龍者因其所葬地也四大王者因其生時行列也自洪武迄今江淮河漢四瀆之間屢著靈異商泊糧艘舳舻千里風高浪惡往來無恙僉曰王賜敬奉弗懈各於河濱建廟以祀報賽無虛日九月十七日爲其誕辰祭賽尤盛非王忠義之氣昭昭耿耿光融顯赫而能然乎嗟夫宋社旣屋於今已數百年矣銅駝荆棘故宮茂草而王之神靈獨磊磊落落常在天地間生而忠義歿爲神明與文山疊山諸公並垂不朽可也宋末謝臯羽翔爲文丞相客丞相殉國臯羽每哭之慟竟死其忠義至今猶傳誦之王之忠義不減臯羽而姓氏湮沒行事尤不概見其敬畏而奉祀續河南通志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傳 三

王氏家傳

國朝洪應嵩

商城廩生王說字長康陝西巡按王倓子也明末獻賊攻城說率士民嚴守禦殺賊甚眾並擒其愛姬磔之城下賊大怒誓再來必盡殺紳士之守禦者已而復來攻城城陷說罵賊死妻張氏亦痛哭罵賊賊怒刃之將斃而其僕周

元福乘間負其子畧至張氏執畧手顧福曰此兒托汝夫婦矣遂匍匐於夫屍之旁死焉元福負畧並携其子行爰遇賊賊曰汝負貴家兒逃耶福曰吾兒也因指福曰又汝

兒耶曰此王巡按孫也賊遂刀斷元福子並斫元福而畧
竟脫於難元福被劓傷甚囑妻敖氏負畧行遷播流離間
執僕禮益謹後十餘年福奉畧還商妻已死福亦老矣猶
佐畧力學日狼狽走街頭有勸其少休者福流涕語人曰
吾主死於賊主母臨終以幼主相托吾豈敢自逸也畧後
授宜陽司訓子姓蕃昌皆福之力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傳

十四

續河南通志卷之七十八

藝文志

序 跋

鄴乘序

明 崔 銑

正德己卯太保湯陰李公於中秘得宋相臺志十二卷元續志十卷郡守陳公萬言令所部各以其志送官是歲冬以予輯而正之明年春銑遭先母淑人憂又兩闕歲既禫訖矣始啟書讀之宋志事畧具而文義蕪鄙元以下亡觀焉乃別爲例作九篇凡十卷其事兼采諸史其文則刪潤者過半矣夫志者郡史也備物垂軌不軌不物眩觀惑鄉雖文奚用哉故地理稽實而黜附會建置遵制而明則田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八

藝文志

序

一

賦以恤隱祠祀以正典官師均列而信教人物選舉上行而下秩官室刺奢雜志輔化崇正義而黜異端損浮冗而要簡確然後府事稍可誦覽斯竊取諸君子之志焉銑也才淺能薄意長力短况府居衝衢海內兵作先被荼棘今土著之家十不存一舊典湮滅後學寡聞循長鄉哲靡由殫述舊志涉誤近諛者並以義刪之不能登載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夫述不師聖其胡用訓罪我者其以是夫

睢州誌序

國朝 湯 斌

睢州處杞宋之間壤地不過百里而春秋諸侯會盟戰伐與漢唐攻守之跡往往在焉至宋爲神京左輔稱雄郡明

代文物聲明甲於兩河及其亂也鋒鏑日聞受禍倍烈蓋地處中原之衝世治則冠裳輻輳有故則干戈相尋勢使然也余少時好從長者訪求郡中故實壬午兵火之後繼以河決故家遺書一朝俱盡後於河北得李司空舊誌手錄以歸吾友吳君冉渠博學好古又購得嘉靖間上黨程公本手自校讐網羅近事摭摭遺文功未告竣會中丞賈公有修誌之檄郡守取其稿以應倉卒付剞劂金根帝虎之譌觸目皆是田賦源流未詳山川古蹟遺脫附會爲多名宦事實寥落人物自漢魏至宋元名臣高賢表表史冊者姓氏湮如入明以來理學勛業忠節文章彪炳宇內久列一統志者皆僅於選舉表中一見姓名而已使後生承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八

藝文志

序

二

學至語及先輩行事茫然不知所從來何由聞風而興起乎大者如此若幽貞之士孤嫠之懿沉埋於荒谷廬井者又不知其凡幾也余知非冉渠定本林居日久桑梓掌故聞見漸熟叅稽前史蒐獵散帙復尋訪父老而折衷之不敢自名州志分爲數帙曰睢陽耆舊傳曰風俗志曰遺事考至理學則附入洛學編藏之篋衍久矣雲安程公守郡六載官無秕政塗有輿頌旣嘗創建黌宮設立義塾養士教民具有成績復閱志病其譌陋不以余空疎無似委之重加參訂余惴惴以不克勝任是懼時冉渠已歸道山從其令嗣搜索遺稿更發余敝笥而檢閱之核爲黜浮遠不遺而近不濫時當溽暑鍵戶終日目涉手抄汗流接踵較

舊志事增十之五六仍舊定爲七卷公一一裁定遂蠲金授梓余於是益歎公之大有造於睢也睢之爲州城郭遼廓土田軍民繡錯賦役叢雜壤多沙鹵黃河之患頻仍民寡蓄積一遇水旱道殍相望且界連曹衛奸盜易滋經畫調劑匪易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此編粗定後來者不須旁詢掾史而因革法戒一展卷而得其大畧豈特一二世之利哉吾又因之有所感矣前代吾州盛時世家耆舊縹緲充棟操觚之士比屋而居自嘉靖以來百有餘年未聞以誌爲任者獨賴劉教諭人物一編存其梗概於郡事則未詳也今公於戎馬倥傯征輸孔亟之時毅然爲之豈不誠識治要君子哉愧余謏陋寡聞且隨繕隨梓不暇續河南通志卷之七十八藝文志序三

張中丞傳跋

宋歐陽修

唐張中丞傳李翰撰嗚呼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爲之稱述也然以翰所記攷唐書列傳及韓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爲踈畧雖曰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屢敗賊兵其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記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爲太繁然廣記備言所以備史官之采也

題張乖崖書後

宋蘇軾

以寬得愛愛止於一時以言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寬

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而所及者遠矣張忠定公治蜀用法之嚴似諸葛孔明諸葛孔明與公遺愛皆至今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元祐六年閏六月十三日過陳見公之曾孫祖以軾蜀人德公宜深故出公遺墨求書其後

書李簡夫詩集後

宋蘇軾

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直也李公簡夫以文學政事有聞於天聖以來而謝事退居於嘉祐之末熙寧之初平生不眩於聲利不戚於窮約安於所遇而樂之終身者庶幾乎淵明之直也熙寧三載軾始過續河南通志卷之七十八藝文志跋四

陳欲求見公而公病矣後二十年得其手錄詩七十篇於其孫公輔讀之太息曰君子哉若人今亡矣夫元祐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書李熙亮傳後

國朝劉青芝

明崇禎間流賊李自成凡三寇汴其初寇辛巳二月十二日越五日西走登封十二月二十三日再寇越明年壬午正月十五日解圍南遁其三寇也五月初二日迄九月十六日汴遭河溺而卒不克當是時諸大吏議戰守祥符縣知縣王燮創立社兵法以地之方爲社凡八十四社每社兵五十人爲兵四千二百以諸生爲長副領之於其中擇五人爲社總城之五門號五所分統於總社五人暇則團

練習兵事有警則登陴守禦且時資社兵物力焉推官黃澍樹旗曹門上結義勇大社願從者築旗下四方豪勇及土著壯士雲會不數日得萬人製旗幟備器械編隊伍給信票以五色分五營曰前茅曰中權曰後勁曰左翼曰右翼統以五頭目咸歃血盟於關壯繆廟腰間繫無憂帶以別衆時社兵左所總社及大社總巡則諸生李光瑩也自成初寇汴守備陳德射中其左目憤甚旋遁去識者策其必復至繼而果復寇汴攻東北隅甚急黃澍守曹門王燮守北門二門皆左所汛地光瑩以左所總社協守者城將圯矣巡撫令澍以牛兵三千赴援光瑩以牛兵不足日設錢千緡餅三千於城上募丁壯應募者彙集巡撫聞之喜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八

藝文志

跋

五

曰此化少爲多計也培薄補隙城卒無虞賊築柏臺高幾與城埒長十丈廣半之上可著百人以砲擊城便守者於城上築方臺高出柏臺三丈俯擊柏臺賊悉死賊穴城爲洞洞容數十人矢石莫能及以十五日力成巨洞三十六時大雪兵寒骨栗不能鼓之奪洞光瑩持巡按牌立雪中立辦毡被二萬件以禦寒有朱呈祥者先以多柴懸洞口加烘藥火之賊無以存乃領百餘人灌以水持短刀跳入據之三十六洞盡爲我兵背城穴矣是夜乘雪選奇兵五百出城襲賊營賊驚起奇兵僞退賊躡追洞兵合奇兵夾擊斬首七百八十三級光瑩與推官黃澍尚立城頭雪霏衣寸餘不自知也嗣屢擊賊斬獲共七百四十有八賊置

大砲百餘城下砲發隨砲聲奔赴城上砲反倒洩赴援
曹門總兵陳永福勝下置大砲命速點曰忠臣不怕死砲
竟不倒洩百砲齊發當砲處竟成一血洞矣賊又於陳總
兵所援城北壁穴大孔廣丈餘長倍十日運火藥其中火
線長二丈五尺大如斗名曰放地雷而馬賊數千立濠邊
步賊尾其後俟火發城崩以進及火線一燃烟焰騰起暗
如深夜聲如山裂磨盤碾石迅飛半空中然皆碎落城外
可二里許馬步賊皆齏粉而城中未傷一人也賊於是解
圍南遁光壁與黃推官王知縣開門視城垣自曹門至北
門十餘里穴孔叢雜內壁孤懸僅厚尺許始知地雷之不
能災有天幸焉推官急給光壁官銀修葺光壁曰無庸也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八

藝文志

跋

六

乃身出灰萬五千勛錢三萬八千雇役社兵羣來攻之凡
歷五晝夜工竣而賊去時所遺難婦二千四百餘口光壁
給麵米令自作食以待召其親屬其無歸者三百餘口悉
送尼庵猶人口給麥一升也越三月自成復合羅汝才衆
號百萬大圍汴屯營城西二十里間李寨總兵左良玉及
丁楊二督師來援良玉收土寇劉扁子等衆號四十萬連
營四十里屯朱仙鎮自成先以三千騎爲前鋒往偵良玉
悉擒斬之自成懼踉蹌移營走已而丁兵失利左鎮南去
自成復歸舊營而黃推官所給義勇大社訓練齊整揚兵
城外由曹門出前茅已至西門中權尚未起營周城四十
里人馬絡繹旌旂蔽空巡撫都御史臨泣而觀焉大悅勞

以酒各給銀牌一七月初七日出師擊賊黃推官與李
巡督陣光壁之爲總巡也巡撫給以劄云貢生李光壁心
細如髮才大於淵軍容不整器械不精人材不壯事機不
密生得以時巡察務使人皆趁距之雄營成細柳之壘是
日果大捷斬首四十一級射殺三百餘人生擒十二人奪
馬九匹布帳器械百餘事自是屢出城擊賊斬獲頗多當
是時糧缺兵寡恐不可以久支危城於是光壁創車營法
欲直抵黃河請援兵開鑿道車營法用四輪車二千四百
輛分列左右車廂外從橫欄木六高八尺長準車外附三
寸厚板以蔽矢石中穴六孔四發銃二瞭遠又用大礮六
四注水二著火藥麻搭二大砲一銃四挽車四人掌火器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八

藝文志

跋

七

八人水與麻搭防火箭也進車營法自北門至朱家寨僅
七里乘夜由北門出分左右兩營向外砲銃齊發城頭又
設左右兩翼援兵每翼置大砲百位賊攻車左左翼以大
砲擊之賊攻車右右翼亦如之大砲可及十里七里車營
一鼓而至朱家寨賊不敢近自此抵黃河無難矣至河每
車拔一人計得二千四百人倚河爲葦陣遣善泅者踰河
請援援兵可以飛渡而諸糧輓運時來不戰成功在此一
舉八月初一日演車營於東鹽坡願爲前驅者三千餘人
巡撫及諸大吏登壇縱觀咸稱善擇吉初三日出師適生
擒一賊卽礮車營前巡撫欲待中秋後黃推官慷慨直前
曰今民間以銀十兩易麥一升待至半月盡爲餓莩能驅

餓鬼殺人乎但得車營出城城以外推官與李總巡任之不用官軍一人也巡撫終猶豫不果推官拂袖出抗聲曰事不可爲矣溺願盡焚其車躍入火中作厲鬼殺賊光壁勸止之時諸糧俱匱下搜糧令一將弁領數十餓兵持令箭直入人家掘地折物破柱或先捉幼男女以大針數百刺其膚以索卒不可得民間食牛皮水蟲糞蛆膠泥新馬糞或取市肆藥材食之面目浮腫飲甘草湯而愈街頭婦女賣藥酒卽此湯也飢兵死者日三四百人間有枯形鵠面如鬼魅棲牆根者敲人骨吸髓城中白骨山積少行人黃霧四塞白晝多鬼號聲官府與諸郡王旦夕北向哭黃推官製絕命詞三十章九月十六日黃河水大至黃推官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八

藝文志

跋

八

李總巡抱土塞城門不可得水高丈餘奔騰衝突直從曹門入一城盡沒黃推官急乘筏至曹門遣善泅家丁泛一木過河請救監軍道王覺得推官手書夜督二十餘船自乘小艇從北門揚帆來迎高巡撫黃推官謁周藩遂與王十八日北渡河初義勇之擊賊也生員王有根肯坐纛奮勇直前爲賊斫殺社兵奪其屍歸黃推官棺殮埋城下爲文以祭而道標中軍周世忠者本市人有胆氣勇力絕人出擊賊以馬蹶被擒賊逼之降世忠大罵不屈賊磔殺之光壁字康侯熙亮其號也祥符諸生狀貌奇偉豪俠多謀畧以城守功巡撫高名衡巡按任濬合詞曰總社李光壁罄私囊以濟公率衆社以成城云云得旨特賜振貢後推

官黃澗陞江西道監察御史特疏守汴功內云貢生李光
燧或提兵城下或巡緝城頭要皆萬死一生與臣相依爲
命者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奉旨李光燧選授知縣會國變
遂隱居不仕歷二十餘年年六十七以壽終於家乾隆七
年崇祀鄉賢嗚呼汴京之圍於生靈最慘光燧以諸生佐
城守功甚偉談者每以車營之謀未遂爲當時惜然卽奇
謀果用其能免一水沉溺哉此乃天也人其如天何圍城
之久至於百五十日人相食且盡矣而卒無異志烈矣哉
傳曰捍患禦災則祀之如光燧者非所謂鄉先生歿而可
祀於社者乎其血食百代也宜哉余嘗過大梁之墟求問
光燧故居爲今土街古夷山地也乃汴城內最高處河水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八 藝文志 既 九
及門而止故後王七日得結筏携妻子北渡云

書王氏家傳後

國朝 陳 浩

光州商城縣王生世珊從余遊持其縣志道其五世祖說
與祖母張氏不屈賊以死僕周元福負其孤畧以逃卒存
王氏之後縣志之傳也有年矣若以余之所聞於王生則
其家之人相告語者也當張獻忠賊殺河南屠毒者望風
而下而商城士大夫以義勇相高說其首倡也聚鄉衆與
僕從之徒防衛持守強支於旦夕方其擒賊黨而殺其愛
姬豈不慮賊之復來禍更烈哉感其父巡接受國之恩深
而不暇恤其後也說夫婦之死雖戕於賊與死於難者同
惜乎明之季若此死者多矣而史氏多不載也王氏之僕

周元福當其主與其主母之就死倉猝不能語其詳其與主母言惟撫其幼主而已旣而遇賊以已子之衣易衣其主比賊殺其子而幼主竟逃於難王氏之子孫至今猶以時祀及之余旣悲說夫婦之死且哀其僕於志所載已得其畧矣叩之世珊復與余詳語之乃爲之編次其文而書於後

續河南通志

卷之七十八

藝文志

跋

十



